

關露著人工作出版社印行



蘋果園



園 莓 蘋

著 露 腹
行 印 社 版 出 人 工

英雄人民战斗在十三陵水库 十三陵水库修建总指挥部政治部合编
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

北京出版社出版(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)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95号
建筑工程出版社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• 印张：4 • 字数65,000

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1·287

定价：(50)·28元

十三陵水库

我們敬愛的毛主席，在1958年5月25日到
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義務勞動，應指揮部
的邀請，親筆寫了“十三陵水庫”五個字。

部 一 第

一九四八年，秋天來到了大連。大連街上的人都在吃蘋果。

大連是一個出產蘋果的地方；大連郊外的山坡上，有一個著名的蘋果園子。蘋果園裏有蘋果樹，樹上結滿了蘋果。

蘋果是圓的，皮上亮亮地發光，看上去好像是發光的皮球。

蘋果底顏色有紅的和綠的；紅的像紅寶石，綠的像綠翡翠。

蘋果很香；只要你們走進蘋果園，到處都是香的；樹林裏面是香的，樹林外面是香的，樹林後面的山坡上是香的；樹林前面的大廣場上也是香的！

秋天才開始，太陽照在人身上，人底皮膚還覺着發燙。

一個下午，火紅的太陽照滿了蘋果園後面的山坡。

山坡上有一塊荒地，荒地上長了許多亂草，亂草當中堆滿了小碎石頭。

在這片荒地上，老百姓帶了鏟子和犁鋤，他們在開荒。他們打算把那些亂草拔掉，把碎石子搬開，把泥土弄鬆了種糧食。

這些老百姓都是我們中國人，但是在中國老百姓當中，有許多蘇聯戰士。他們已經幫我們打跑了日本帝國主義，現在又來幫我們底老百姓開荒，運肥料。他們把一大車一大車的碎石頭拉走，又把一大車一大車的肥料運來。

蘇軍底樣子很和藹，他們用中國話和老百姓談天，有的還把手一搭搭在老百姓底肩上，用打火機給他們點煙袋和煙捲。中國老百姓也和他們說說笑笑，教他們唱老百姓底歌。

山坡對面有一所高大的瓦房。瓦房前面有一塊大空地，空地上有一大羣小孩子。

這些小孩子都穿得很乾淨，很整齊；他們底臉都長得紅紅胖胖。他們底樣子很高興，活潑。他們在廣場上跑來跑去；一會兒大家聚在一起，一會兒又各自分開。另外還有一些就化了裝，敲着鑼，敲着鼓，練習秧歌。

另外還有些就聚在一起唱歌。他們唱的是：

一山蘋菓樹樹紅，

|蘇軍解放大關東；

流浪的兒童有家住，
窮苦的人們有田種！

人人擁護斯大林，

人人擁護毛澤東；

一朵紅花像太陽，

慶祝勞動的小英雄！

|蘇軍解放大關東，

糧食豐收菓子紅；

翻身解放要中蘇好，

結菓豐收靠勞動！

人人都擁護斯大林，

人人都跟隨着毛澤東；

支前生產敵人垮，

唱完了歌，大家就哄呀哄地嚷起來：

『大家不要走開，就要開會了！』

『到屋子裏去吧！』

『特等模範還沒有來呢！』

『在屋裏睡覺呢！』

『沒有，我看見他上山去了！』

這時候，大瓦屋裏出來一個年青的女同志。她底身個子長得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。她底臉是黃的，但是有一層好看的紅光，她底精神飽滿。她底眼睛是細而長的眼珠子很亮。她的頭髮被風吹得一飄一飄，顯得又漂亮，又能幹，又使人歡喜。

這位女同志一出大門，立刻向大家招招手，然後笑嘻嘻地，高聲地嚷着：

『人不來就去找啊！又來吵吵鬧鬧的！』

這位女同志是勸業兒童小學校裏的教師。最近學校叫她負責，把這批孩子領到菜園裏來包蘋果。她姓湯，大家都管她叫湯老師。

那堆孩子仍舊在吵，湯老師底話他們沒有聽見。

這時候，大房子裏又跑出一個女孩子，她飛快地跑到那堆吵鬧的孩子旁邊，用又高又尖的聲音叫起來：

『聽見沒有，湯老師說話了！叫大家不要吵！人不見了就去找人！』

大家不吵吵鬧鬧了，但是都東張西望，好像那個女孩子底話他們沒有聽懂。於是那個女孩子又喊：

『老師說，就要開會了，把走開的人通通找回來！』

這個女孩子底臉又青又瘦，身個子又細又長；一腦袋細黃毛，稀疏疏地披在脖子上，好像要被風吹跑的樣子。她今年已經十四歲了，可是看樣子只有十二歲。一看就知道她是小時候受過難，受過苦的。她在學校裏很守紀律，學習很好；她總是一板正經，不大說笑，但是笑起來的時候大家都喜歡，覺着她是自己底好朋友。她對誰都

好，不管誰底事情她都肯幫助。因此小孩子都聽她底話，選她爲小組長。她底姓名連在一起叫李秀英，爲了簡單明瞭，大家就叫她小組長。

小組長喊過第二遍之後，原來哄在一堆的小傢伙就像一窩蜜蜂樣一哄而散，跑到四面八方去叫喊：

『王貴德！王貴德！王貴德！開會了！』

大家都照樣叫了一陣，可是老聽不見一點回音。

『爲什麼呢，王貴德怎麼叫不到呢？到那裏去了呢？』有一個孩子自言自語的，最後大聲叫起來：

『壞了，別掉下井去了！』

『不會的，上山睡覺去了！』另外一個小傢伙反對他。

『睡覺去了？爲什麼不告訴我們呢？』另一個小傢伙在咕嚕着埋怨他。

『對了，他要掉下井去，也要先告訴我們的！』又一個小傢伙悄悄地說，他顯然在耍俏皮呢！

於是，一個小點的孩子就說：

『再胡說八道，要受批評了！』

大家安靜了一陣子，不過兩分鐘鐘光景，又嘩嘩地嚷起來：

『對了，準是上園子裏睡覺去了。他好幾星期沒睡午覺呢！』

『不睡午覺？早上也不睡！天不亮就爬起來了！』

『對啦！他底小嘴巴子都尖了，更像個小毛猴啦！』

找不到王貴德，只好又大夥湊在一起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嘰哩喳喳地亂嚷。

『怎麼啦，又泡蘑菇啦！我一個人還要開個小會討論一下嗎？』小組長又嚷起來。

大家望一望小組長，小組長微微地笑着，鼓了一鼓眼睛，大家又哄哄地散開，哇啦哇啦地叫起來：

『王貴德，王貴德，開會了！』

『王貴德長了小翅膀，飛到樹上去了！』一個搗蛋的孩子嚷起來。

大家一面叫着，一面又唱起歌來：

一山蘋菓樹樹紅，

人人都跟着毛澤東！

窮苦的人們有田種，

流浪的兒童變英雄！

菓園裏，在一大片蘋菓樹當中，有一棵樹長得最矮，蘋菓結得又大又多。蘋菓太多了，樹枝就墜下來，向四面八方擰開，就像一把擰開的大傘。

就在這把蘋菓樹做成的大傘下邊，躺着一個小男孩。他光着腳，敞開藍布短衫，仰着頭，臉衝向吊在空中的蘋菓，呼呼地在睡覺。

蘋菓遮着他，給他擋住太陽。但是有一道陽光從幾個蘋菓當中偷偷地擠進來，照着他底臉跟他底胸脯。他底臉是黑黑紅紅的，腦門子和胸脯上都冒着一些閃亮閃亮的汗珠。我們看到這付樣子，一下子就知道，他是一個很好的勞動兒童。

就在他那冒着汗珠的胸脯上，放着他底右手。他這隻右手上只有四個整齊的指

頭，食指上底一半缺掉了，突頭突腦的，像一個沒有長好的小紅蘿蔔。一看就知道，他這個指頭是爛掉了的！

這個孩子看樣子大概有十二歲，他底姓名連在一起叫王貴德，外號叫缺指頭。他是勸業工廠附小的一個學生。最近因為保護蘋菓，成績優良，被選為特等勞動模範。

這兩個星期以來，王貴德因為要趕快完成任務，去突擊包蘋菓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中午不睡午覺。現在他底工作完畢，他很疲勞，但是很高興，就一個人跑到蘋菓園裏，欣賞他自己底勞動成績，看他自己包的菓子。

夕陽從樹林外邊鑽進來，把蘋菓晒得煖烘烘的，發出一種迷人的香氣。這種香氣把他催眠了，他就在這個仙境一樣的菓樹林裏，找了一塊蔭涼的地方，倒在地下，做起夢來了。在莊屋前面，那批小孩鬧哄哄地在尋找，要找去開慶功大會的那個特等模範，就是這個小傢伙。

大家叫他他沒有聽見，他在又香又甜的夢裏，聽着一個很有趣的故事。這個故事就是關於他自己的。

二

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大連的時候，大連有個有名的貧民窟，這個貧民窟叫作峙兒嶋。

峙兒嶋，在一條火車道附近，那裏有個大雜院子。院子又破又爛。院子底天井裏堆了許多破爛東西，有亂草，有木柴，有長鏽的破鉛皮，有長了綠霉、顏色看不清楚的破棉花和破布。還有破玻璃，破簾子，破門板。

在大雜院裏住的人，也跟這些東西一樣，穿得破破爛爛的。他們底職業是，有賣菜的，有打草繩的，有趕大車的，有給人洗衣服糊格被的，有唱蓮花落的，還有跳大神的。

這個破雜院裏住了一個小孩子，他底名字叫王貴德。

王貴德有一個父親，有一個母親。

王貴德底父親在街上趕大車。他把糞送到鄉下去給人肥田，把鄉下的白菜蘿蔔和

葱拉到街上來賣。他有一輛大車，租了一匹驥子。不管下雪颱風，他都在街上趕着大車呼呼跑。

王貴德底母親給人洗衣服，把人家穿得烏黑的衣服洗得雪白雪白的。沒有衣服洗的時候，她就糊格被。她藏了一堆破布，趕到天好，太陽亮晃晃的時候，她就煮一鍋漿糊，卸下一塊門板，把門板上刷上漿糊，把破布一層一層地貼上去。然後把門板搬到太陽下面，兩頭靠起，中間架空。門板上的破布給太陽一晒，就變成一塊一塊的、又硬又脆的格被；然後賣給人做鞋。你們看，我們腳上穿的這種布鞋底，這些格被就是她這樣糊起來的。

王貴德自己就每天早上揹個簍子，拿一把很長的火鉗，到火車道旁邊去撿煤渣。

因為他們一家三口都勞動，大雜院裏的人就說：

『你看他們人肯幹，好過活！』

說到王貴德底樣子，那就沒有什麼特別。他有一張圓臉，上面寬，下面比較尖；嘴巴子胖胖的，黑裏帶紅。不管春夏秋冬，他底臉上總有幾朵黑黑的花紋，人家叫他

『四季花』。王貴德底眼睛細而又長，眼角有些往上翹，鼻子又小又尖，嘴是圓圓的，像個小蛆菜；這些東西長在王貴德那張小圓臉上，倒像一個小姑娘。因此大雜院裏的人就開他玩笑，叫他：『小姑娘！』『小姑娘！』

王貴德不懶惰，他每天起得很早，起來以後，就幫他父親拌料，把豆子皮和稻草拌在一起，拌好以後去喂驥子。喂完驥子，幫父親套車。等父親走過，他就拿一把長火鉗、一個簍子，擣到軌道旁邊去撿煤渣。

撿好煤渣，回家來幫母親幹事。他母親做飯，他燒草。他幫母親切菜，幫母親晒衣服。把他母親給別人洗的衣服晾得好好。總之，家裏的事他什麼都幹，因為他看見他底父親和母親總是忙得呼呀呼的。

王貴德幹事負責。比方，如果那天天氣不好，颳大風，把他母親洗的衣服吹到地下，他就去撿起來。如果掉在地下弄髒了，他就告訴他母親，說衣服弄髒了。然後他就打桶水放在盆裏，讓他母親重新洗過。因為他知道，他底母親是忠實的，給人洗衣服一定要洗得好，洗得乾淨。